象山集　廿之四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四九六　號
一〇　冊
四七　函
七　架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四九六　號
一〇　冊
三六　函
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6
冊數	10	(5)
函號	316	1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

立雖其質之儁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
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
余未之前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温然儒
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
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産則有負郭之田問其
室廬則不至繩甕之陋視其衣裳冠屨則皆
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絶肘見者也詰其所以
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甘旨之不充將變
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

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嚮大槩龐雜豈
所謂質之儁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
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
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
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因美其質又甚賢
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
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兄父皆儒冠貲業又
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
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

欲之逐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黄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黄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黒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遏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

遠哉況其民必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恵是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嚴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迂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君此其盛者蔵氏子賓為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輙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

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為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為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為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歉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為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

能無蔽焉耳長〇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
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
歸書以勉之

贈呉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
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
靈則為人子盡子道為人臣盡臣道豈曰無
營守哉蔡邕之說是殆飢而食渇而飲未得
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
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亦近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
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
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
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嘗識及觀
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
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
俞君跋履南北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歷

卯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遊將東上余未
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
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
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
為病秪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
以為益秪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
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
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為蠹害懷上人
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藏之役精誠
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
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
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
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隆冬盛寒氷霜嚴厲民之病涉感於撈捸上
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
事之亦論久矣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
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名懷勤飭使為石
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為
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
未見抵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雖精下矣

生書文能自悼疇昔之顛頓擯引孟子無以
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
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直日辰推貴
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不
肖白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白駁雜濁
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
箕子囚奴夷齊為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

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夭疾叉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瑣用此以至尊顯負君之貴孤民之望懷祿貌寵愚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簀立闕閱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傾畧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精清明歸之遺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乎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益為我言之

贈丁潤文

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数也而無為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傾側恣睢畢力以

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非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予既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為我言之

贈黄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黄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為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黄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吾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

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晋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為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為福唐陳縡晋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云三君子毋徒病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有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為善為公心之正也為惡為私心之邪也為

善為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為悪為私則有乖争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争陵犯人所悪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病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貲財辛勤而為之者此真為善為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猶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争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擧

清江湯謨擧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為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温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比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擧屡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為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擧素懐既別求余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醻口陸堯臣唐鄉今徙居望姑世其家
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
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鄭中有精於此
者在洛屠氏今先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
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
其來言遂書以勉之

贈蹂山益侍者

康熙乙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
龍氏直二大星之朋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

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
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
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
世星翁曆官為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
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
有治其事者亦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覩吾外
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
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夕
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蹂山與同行昭武

吳大年里中晉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准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臺官之不宿其業為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年月日象泉守陸某書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塡于元着雍涒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雨雲未歸儵然坐隱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纍纍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岩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清藍鷺翅

覓飛挽若圖畫蹤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
磴呈黄金燈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
九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
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為後先有若偶然而相
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韻深少者整襟肅容
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余亦不知夫小大
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摽
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又八人邑姓名
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偕許昌朝家約遊
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
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飲餘
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
題始於王文公文子六詠增於吾家庸齋梭
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
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
於龍虎之上游啓半山澄潭風練飛雪水簾

槐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次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澗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在會長少為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余游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擧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皆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

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
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
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
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
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遽能盡免於
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
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
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築書塾于吾
廬之傍以永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
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文其二曰樾卿字以宏文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文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文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致索以求

其至耳學者就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樂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為矯而強貌甚當若以為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為大曆元年然大曆

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
已立涉兩年而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
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
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
兵部條中文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
今日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
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
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
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
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
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
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
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
此尨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
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
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聖井
水流出為石坑謂之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
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

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為跋予觀唐於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勢雖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為和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為忠勇成信侯杵臼為通勇忠智侯厥為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貞觀二十三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為中祠於是嬰封為強濟

公析白為英畧公廟為啓佑公徙廟于貴連
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歳差官行事作樂
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來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
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
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此屋可封之人此心
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豈可
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
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
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
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
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
可以灌畦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
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
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先生全集巻之二十

象山先生全集巻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晋之為卦上離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

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為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

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

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其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 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大

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適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適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

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
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
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為陳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
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
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
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
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
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
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為老陽變三偶八為老陰變
兩偶八一奇四為少陽不變兩奇四
一偶八為少陰不變一二三四五行生數
一四六八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
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
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

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岳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

四者其本数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毎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毎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数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中数十日者陽也為二五之数十二辰者陰也為二六之数天中数為十日地中数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数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数

数偶則齊数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

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

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二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

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説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昭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

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在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秉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
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遽伯玉欲寡其過而
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
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其疾是不可
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
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
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
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
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
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
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乇其道夫子
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
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
愛親之事臣子之義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
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為以至於全備物
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乇者殆有

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
道脩守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
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
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
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
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皐
陶謨之九德曰嚴祗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
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

責

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
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
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
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
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
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
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
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
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

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盡為然亦有為之者聖人之所不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故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遠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遊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

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斷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貫此但工於文者亦

詖

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旨因不曉其文殊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

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陥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陥陥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為詖孰為淫孰為邪

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以糊塗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爲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榮陽令病歸田里後

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
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
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
湯後之人誰實為知黯者必信偏心之言此
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
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内失火曰家
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
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
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對曰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群臣或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
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
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貰馬民匿
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
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
夷狄庇其葉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
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

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直以勝爲功
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
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
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
律令可行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
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
皆黄老言誤之也學絶道喪老氏之說盛行
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没於是雖然學老
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没

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故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未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
黯者乎帝自爲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
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
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
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爲黯請
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
之矣爲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
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

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君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没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其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争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周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為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

乃有大罪非終乃為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 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
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
罪非終乃為青災適爾是固不可殺 釋之不
能推明此義以誑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
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
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
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
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
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
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
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
下可謂盛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
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
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

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贊大
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
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
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謂曰
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
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
獨為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
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
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

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
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
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
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
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
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
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頑民之化鄉原而知
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
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

頑

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嗣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聽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能守其善能守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秦至唐同有所不能有所不能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倉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官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善其

爭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為非反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偽

為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内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

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人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顔曾得其傳以顔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顔子然顔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顔曾與聖人同雖其他弟子亦固有與門

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

而道之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
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
以辨志繫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
大堅強有力沈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
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
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
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

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説甚非理之
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
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
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
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
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
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誠小人也雖能
不失為小人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
事是宇宙内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

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黄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
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
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黄道不
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
黄道交也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毎
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
義者毎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
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

所陥溺不知道之言斯陥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恥尚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尚失
所恥得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
賢所貴守恥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
忘則心忘（于實書論有恥尚失所之説）
求處情求康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
於行（先生因讀表説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譬

未為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援者非豪傑不能拘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而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歸滲污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歸滲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之聚

歛以富之是所助君虐民宜為君子之所棄
絶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争
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
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
修德行政勸之以間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
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
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
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
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
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
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

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喩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擧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鄕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

須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諭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

書

發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静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

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
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
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
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
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
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
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強、
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
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
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
人惡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
與食之深淺、皆曆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
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

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

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偏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
無雨備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
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
能為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暴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
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
之役観兵周疆問鼎軽重是年疆舒蓼及
於滑汭盟呉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
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
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
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
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渝斁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動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能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興兵圍之書人之為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關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

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
何恃耶而年年焉興師伐勝以逞所欲尚
得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
求免齊悅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
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
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
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

貴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
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
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
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
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
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君
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

晋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
晋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
争鄭是所謂禮義者熄矣其罪可勝誅哉
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絶晋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
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
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
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
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汩喪殆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魯之伐邾無以異
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
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
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

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太極也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為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歴數興焉人君代天理物歴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予蓋以為己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晝昔之所以事

天徼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當變
之求亦未嘗不以為己之責周道之衰王迹
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春秋
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大極書之洪範者
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
為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狥流忘源古
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
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歎哉是年之
水仲舒以為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為殺子
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
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
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
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
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而罪
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詛甚
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文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已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文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作君之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遂楚師于潁

化不見於經緯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荊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

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
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一非歛此五福以
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
此福為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
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
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
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
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
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
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
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
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
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
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
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
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
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
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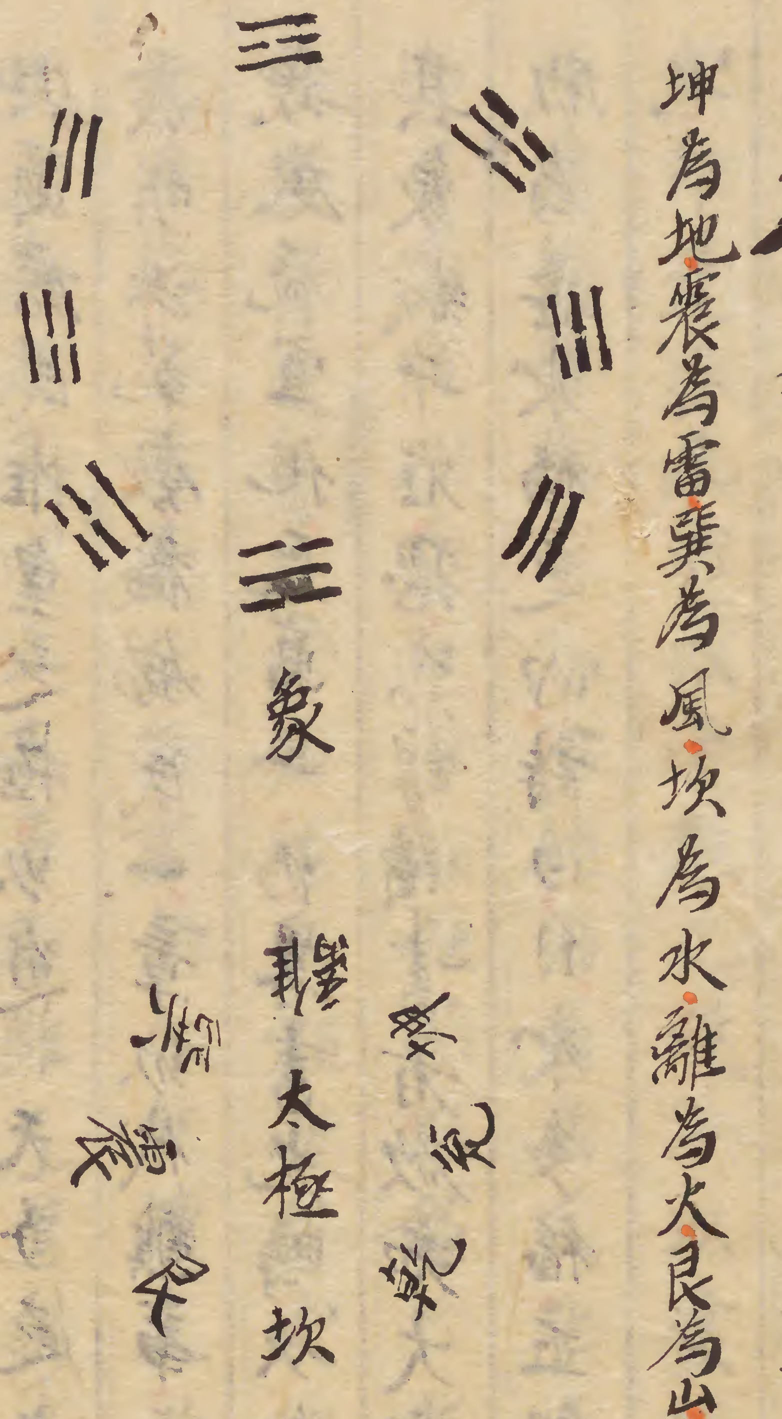
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
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
自害其身靜時回　亦有不可自欺自瞞
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欣自絕
域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
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
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
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
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

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
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但自省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
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
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
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
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
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用

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歛時五福錫爾庶民
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發明爾
庶民天降之衷亦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
此心不陷邪悪即為保極可以報 聖天
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
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
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
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
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悪耳常

歳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為民祈福竊惟
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
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 天子之光謹
發明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
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畧書九疇次叙圖
其象數于右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
助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
也

易有太極是生両儀両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象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盤兌上缺巽下短離中虚坎中満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数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載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為人

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絶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家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官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歸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為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絶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歸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秘計之士也高

祖寛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
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
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
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
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然區區新
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
敢争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
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
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識矣然綿祀

埒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
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
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凛然於几席之上而
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卑從以為太傅
投戈講義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
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
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
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

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
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守當世之務
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
同信其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
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
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
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不曰
以異端亦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
語有曰郷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郷原之
害若郷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
則非止郷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
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楊雄
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
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
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

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延稽耶抑亦有當攷而論之者耶老莊盖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盖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聞老子獨揚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畧不及於

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老子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識別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

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濡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知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有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主則惟夫

子苟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

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赤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為業乎陳亢固在弟

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
知其説乎予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
能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
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顔
淵為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
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
識亦有可得而知者守讀論語者固當求所
以為學之方曰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
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

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
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
畧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
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刳舟剡
楫而民得以濟険弦弧剡矢重門撃柝而民
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以利天下也
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

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
以利吾國未有定遍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辭
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
遲欲學圃亦斥以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
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
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
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賊
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
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

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
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
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
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謗空
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顧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
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士進者不一途習其
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為
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于今不變文宜

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
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
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
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
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擧之文與
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
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
四教文與君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
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

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
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又不與文學則
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擧取
士未遽可變而諸公於科擧之習亦未能遽
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為文者可不
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何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
燼乎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
之者固不可槩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

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皆信之而弗之
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
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為是人皆悅之
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
則必以為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
之則以為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
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
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為似之此

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
也居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
為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為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
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
於禹之治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
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為先進孟子之後
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

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爨者避竈猶以為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

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爲學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覸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等之說悖乎苟以為必顏子

成覸公明儀而後敢為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顧與諸君併論其說毋發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劉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為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亦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虛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知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知此者乎曾子

鏗爾捨瑟而言志不知其所至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為其事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為亡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撥擢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為優於七制賈生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為非不知生獨以其

挫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邉数四帝不能堪至御挺講武附髀求将遠想廉頗李牧乃為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収羅人才耳可知矣武帝親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怏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銭而空之至於海内虚耗戸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學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為天下以人為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皐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倂與漢三君論之

向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

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
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
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
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絶之則是天下皆
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為愈已然
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
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
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
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

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羣居之大益
也

問書稱堯舜禹皐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説告高宗曰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
寛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
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
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
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

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
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
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
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者大者則必
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
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
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
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
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

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業變安有大小之間
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
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
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　朝
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
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
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
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
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

特其崖説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肆赦之後
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
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
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
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
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
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
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
須伐玁狁伐昆夷盖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
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
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
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為善而已矣曰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

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説儻可信乎願究其説而悉言之毋畧

問高宗得傅説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説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讎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猶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敎之習字畫讀書稍長

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勿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文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

人遠矣不然則是文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群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偽相驅入於罟獲陷穽也而可安守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祕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門人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絶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

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特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向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　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